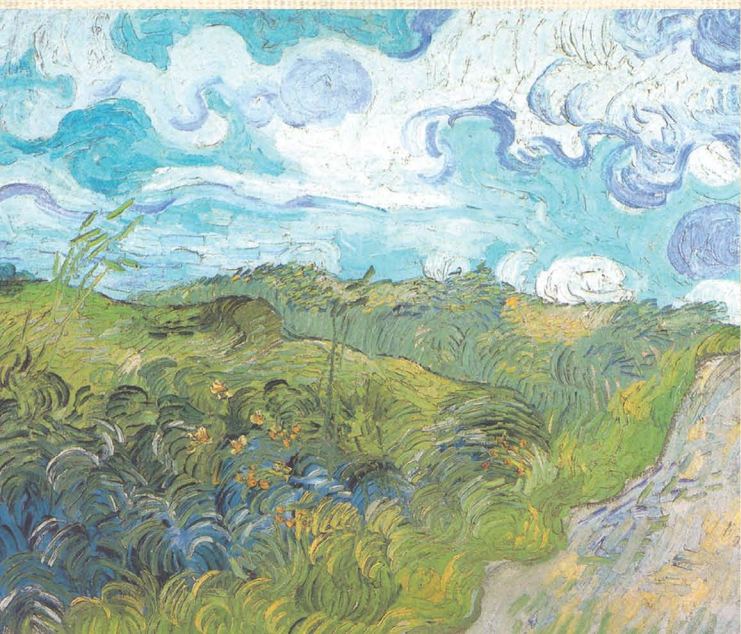


陕西青年文学选

2012



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选编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陕西青年文学年度选本编委会

总顾问

蒋惠莉 贾平凹 雷正西 黄建军

总策划

闫俊海 解小军

编委会主任

阎 安

编 委

阎 安 马慧聪 马召平 梁向阳

李育善 王 琪 丁小村 白 麟

宁颖芳 青 柳 惠建宁 章 涛

杨英武 李 东

主 编

马慧聪

散文卷执行主编

马召平

诗歌卷执行主编

王 琪

小说卷执行主编

丁小村



陕西青年文学选
小说
2012

陕西出版集团 | 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年度陕西青年文学选. 小说卷 /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选编. --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513-0431-3

I. ①2… II. ①陕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陕西省②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18.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4485号

陕西青年文学选·小说卷

选 编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

责任编辑 姚鸿文 陈润国

装帧设计 孙毅超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240千字

印 张 14.75

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431-3

定 价 90.00元(共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65

敬畏文学（代序）

——在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

贾平凹

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在神木成立的时候，我去过，在山阳开代表会，我又来了。我不爱开会，之所以参加青年文学协会的活动，主要是看重这支队伍。因为从长远方面来看，这支队伍是陕西文学的希望；从近处看，这个组织积极开展文学活动，干了很多实事，而不是成立了就悄无声息了。

现在这个社会风气，往往喜好组织活动，开幕式也是闭幕式，最后呢，只是个别人印上名片到处散发，实际上永远没有活动。但是青年文学协会在很短的时间，又举办了这个活动，我觉得特别欣慰，特别感动这个事情。作家创作经常是一出一窝子，没有单个冒出来的。陕西当年以路遥、陈忠实为代表的那批作家，在当时的八十年代冒出来时也是这样的年龄，一冒就是二十多人。当时《延河》杂志设了专栏，开了几次研讨会，在太白开完研讨会在榆林开，一去就是三小时，大家水都不喝。当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群木文学社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？一簇簇出、一块块长，虽然是长得都不粗吧，但都头顶着一块蓝天的，都互相争着长。当时就叫这个名字。当年忠实也是在这个文学社里面，那个时候他还是灞桥的，如今，这一批作家年龄都大了，我算年龄小的，今年也老了，时间也过得特别快。所以说到现在的陕西青年文学创作和更年轻的这一拨，我感觉到，这一拨作家比上一拨作家的文学氛围好，文学土壤特别厚，交流活动多，而且年轻的作家都有独立自由的思想，有多样的文学观、开阔的视野、活跃的思维。而在我们年轻时，西安当时就只有一家刊物，是省群众艺术馆办的。也没有什么书，也没有什么交流，当时就是那样起步的。现在环境好多了，现在这个环境下出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，当然没参加青年文学协会组织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人。但是整体来说，陕西青年作家队伍中冒尖

的不多，有大影响的还少一些。

这几年，我看其它省市年轻的作家冒出的特别猛，而且冒出以后作品在全国影响特别大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危机感，因为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，但它不是关起们来自娱自乐，要从整个社会和全国大局来看来审视自己的作品。我们常常说陕西的文化历史土壤比较厚，所以咱们要不为他们落后，不为他们淘汰。当然，文学创作这条路比较难走，在行政上你要当个处长呀当个啥也难得很。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文学创作要有成就比当官当个处长还要难。

再一个，在文坛，两三年你不努力，马上把你淘汰了，残酷的很。不被淘汰就一定要争人先，就是要有理想，这句话说不好听叫野心，高雅一点叫理想，所以你要理想。你不能满足在一个县上、或是市上或省上有点小影响就觉得写得不错了，许多人恭维你，都说你写得好，你一定不要满足这些东西。这些年我见的最多的就是，一些人开始是以文学名义聚在一起，说创作谈理想，谈着谈着就开始喝酒打牌，或是干别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互相吹捧、互相按摩，你把我捧、我把你吹，这种风气一定要杜绝。你要有大的理想，就要去全国争，或者走得更远点，一定要有这些理想，才会写出好作品，有大气象。当然，过去有句话说是人有多大胆吧，地有多大产，现在这句话当笑话来谈，但实际上有时还要有这种气魄。像项羽敢跟秦始皇说，我将来要取而代之，他过了几年就把秦朝推翻，当了霸王。陈胜吴广吧，在那时，别人都在嘲笑麻雀哪有鸿鹄之志，过两年就起义成功了。毛主席在十三岁就做过一首诗：“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。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”，后来就建立了新中国。所以说，有时就要有大的志向。有了大的志向以后，就不会耍小聪明，文学上有一个很忌讳的东西，就是耍小聪明，一时得利，一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，聪明一旦变成小聪明以后，最后就长不大。所以，要有大的理想就不会耍小聪明，不会争一时之胜。

文学创作不是一年两年，或是十年八年的事情，它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所以有了大的理想，也不会计较受打击、受委屈，也不贪想，也不计较小利小惠，因为有了大的理想就有了大的心胸。但是有了大的理想以后要谨防狂妄，我从这个路上走过了几十年了，当编辑、搞写作。当编辑的过程中，见过好多搞文学创作的人，年轻时写作容易狂妄，狂妄是一个很偏执的思维，一狂妄就影响自己吸收更多的东西。一定要一手自卑一手自尊地往前走，因为你自卑了以后，你可以静下来吸收更多的东西。柳青曾经说过：文学是一件马拉松的运动，它是以一个60年来做一个阶段划线的，

比的是生活积累，积累的越多，看透的东西就越多。再一个看有没有大的胸怀、大的思维，在这方面一定要突破地方思维，譬如说你一直在乡上呆着，时间长了，思维观念就会受到约束，所以要突破乡上的思维，在市上要突破市上的思维，在省上要突破省上的思维。一个领导干部跟我谈过，一级是一级水平，因为整个环境影响你们思维，所以你一定要谨记这方面东西，因为大家都来自各个基层的，一定要突破这种思维。

再一个要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个把握。鸡就是鸡狗就是狗，土地上长出苗苗的时候，分不出来草苗是树苗还是庄稼苗，只有长高以后你才能辨出是啥材料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大家都是苗的时候，有人狂妄，但其实长到一定程度，他是草苗苗，是树苗苗，本身应该有感觉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见到一些编辑老师和评论家，就说你看我的作品能不能写成，如果能写成哪怕再苦，也要写下去，因为我就害怕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，那我还不如做生意，做个别的什么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回答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后来我就想，写作就像是吃饭一样，到生人家做客，主人给你端了一碗饭，你一定要清楚这碗饭你能不能吃，能吃多少。你本来只能吃半碗，结果吃了一半剩下了不好看，或者是你肚量大了，你吃完后不够吃，对这一碗饭，你能吃完还是不能吃完，你能把握出来，这就像你清楚不清楚自己的写作一样，你对自己有这种感觉。另一个就是比坚持，因为文学这个东西，在某一种时候讲究一种爆发，诗人讲爆发，小说方面，更讲究一个持久力，因为文学创作是马拉松。人和人之间能力差不多，最后百米赛跑，就差一两步，一秒，一点点，任何比赛，其实就是比了那一两步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张三发了写作品，我很眼红，或是今天我发作品了，他没发，我就嘲笑他，这都要不得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今年你红了他没红；或是明年他红了你没红，这也说明不了啥问题。因为文学，成名比较容易，成功难，比到最后，就是对文学的领悟和敬畏。

这个我要强调一下，对文学一定要敬畏。为什么对文学要敬畏呢？敬畏了你才不会以文学谋什么职位呀在文学圈里争个什么东西呀，因为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路子么，你就不要太想这个东西了。作家除了比作品还是比作品。用文学来谋钱，叫你写啥你就写啥，这也走不通，是对文学的不尊重，最终也不会走远。另一个方面吧，一定要写真实的生活，一定要投入真正的感情。要写人的本身，一定要写的好看，要写的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能达到这几点就是好作品。现在好多作品要么它不真实，和现实生活距离大，要么就胡编乱造不投入真的感情，要么写的不好看、不独特，这几方面都影响你的作品发表、出版以及将来的推广。所以，我建议青年

作家要实实在在地关注现实，脑子要考虑整个天下的事情，琢磨其中的道理，这样才能增加你的作品的宽度和厚度。

经常有人说我，说老贾这人爱钱的很，我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，你不爱钱，钱就不爱你么。所以，你喜爱文学，文学肯定就喜爱你，道理确实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有了文学的远大理想后，你就会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文字，你就会不断地丰富它，不断地向外突破，文坛的淘汰率是比较高的，一定要想办法突破，不突破就没有希望。文坛是十年一茬茬地往上长，不突破，下下一个就上来了。我还说过一个事，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文学观，新的文学思维。我也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拿美国来讲吧。美国目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。人家国家强盛，它的文学创作就很注重创新，注重思考，思考人类未来，一会到南极一会到月球，一会到水星一会到火星。美国的作家一直写未来的东西，写科技方面的东西，看看人家拍的电影吧，这方面影响巨大。

在我们国家，这几十年吧，才脱离贫困慢慢富起来，一些思维和习惯跟不上，像农村过日子，顾了吃就不顾上穿的事，文学反映出的就是关注现实，先把自己事情做好再关心，当然关注现实的时候也写写历史。写写清朝的东西汉朝的东西，所以咱现在就有大量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。但是，不管什么样的写作，一定要有全球意识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想啥，大家的渴求是什么？整个的生存环境是啥？跟着大家这个思维，这个大的想法来靠拢来定位盘算自己的写作视角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咱们的位置。比如说，人性的恶的问题，或者说体制的瓶颈问题，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，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要有全球意识，全球意识也就是现代意识。就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，写这些东西是有出路的，有价值的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就是，青年作家一定要加强交流。谁和谁在一起，能认识能交流，这都是定数都是缘分，既然以文学的名义走到一起，聚到一起，大家一定要团结，互相交流，不拆台，我们年轻时办群木文学社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拥挤着，表面上看起来拥挤着，实际上大家互相刺激着，一块找地方寻空间生长。路遥年轻时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是一头牛，他就要在黄土地上耕耘。陈忠实也说过，他要写一本死了能当枕头的书。两位作家当年都是豪言满语的，结果就弄成了事。所以，作为青年文学作家，你们一定要心存敬畏，沉住气，静下心来，谋大事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，引领陕西文学的未来。

2012年9月26日

SHAANXI QINGNIAN

陕西青年文学选

1

1	敬畏文学（代序）	贾平凹
1	肉烂都在锅里	侯 波
17	尖叫	黎 峰
27	不服我就灭了你	宁 可
35	梦遗牛小三	李大唐
47	爱的过去时	秦 客
60	西瓜熟了就变甜	高 涛
70	兵	范怀智
84	三只手	杨则纬
97	空城	王 静
105	寻找雪小卉	陈兴云

116	真相	方晓蕾
129	米兰的风车	杜文娟
140	化蛹为蝶	冰 泉
151	陪我回家	余显斌
160	失踪	刘爱玲
171	第三名	常胜国
181	作痒	高 远
190	开往县城的中巴车	张北雄
198	屋檐下，停留着一只鸽子	张一纤
208	麻雀也懂得孤单吗	丁小村
229	编后语	马召平

侯波

1967年生于陕西宜川，延安文学杂志社常务副主编。中国作协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。曾在《当代》《小说界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发表小说散文，多次获奖，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谁在那儿歌唱》《稍息立正》《太阳花开》三部。

肉烂都在锅里

老杜正和婆姨一块给苹果树打药，忽然就听见地头这一边有三轮的嘟嘟声音，两人停了手，注意听着，只听嘎的一声，一辆三轮在路边停下了。两人伸头朝路边看，但那地棱实在是高，愣是什么也瞅不着。这样瞅着瞅着老杜老婆就不耐烦了，拿喷药的管子来回晃荡了一下说：瞅什么哩，一会打不完了。老杜说：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，是不是乡上又来人了？老婆说：芝麻大的官也把官当官当了，以为你整天比总理还忙哩。听到这话，杜支书就不由得笑了，说：说起这忙，我就想起个事，也是前几天胡乡长说的，他说有个当领导的什么也不懂，每次开会总听人家说，日理万机，日理万机，这个领导听多了就纳闷了，他私下对人说，难不成“李万机”就是这世上最美的美女？要不，个个领导都想日她哩。

两人正这样说着话，那边地棱上就有人爬上来了，一直朝地里走，他一边歪着头避着树枝，一边“老杜老杜”地叫。两人一看，却是亲家李丙发。老杜这时瞅见了，心里就有所纳闷，却没打算迎上去，只是招着手呐喊说：说什么？我听不下，你把机子火给灭了。地头的丙发听到这话就又折了回去，下了地棱，灭机子火去了。

一会儿，灭了三轮火的李丙发从苹果树中间走过来了。他个子高，脸长，梳着个中分头，一边走着，中分的长发就和乌鸦翅膀似地来回扇着。哎哟，到你家里，村里人说你到地里来了，这不，我来看看能给你帮什么忙不。李丙发说着说着就走近了。老杜一边应酬着，一边帮婆姨在树行子中间来回穿梭着打药。等着李丙发到了身边，老杜婆姨手中拿着的喷药的喷枪就扑哧扑哧冒了几下，接着和人咽气似的没了声音。没药了。老杜说

了一句。老婆把举着的喷嘴砰地扔到地上说：看来今个又毕了，打不完药了。

来人正是老杜的儿女亲家丙发子，他满年四季开一辆三轮，三轮上拉着数字放映机，在村村轮流着放电影。丙发子的头发梳得溜光，明晃晃的，纹丝不乱。

老杜婆姨坐到一旁歇去了，老杜就收拾战场，一圈一圈地盘管子。丙发子给老杜发了一根烟，也帮着老杜收拾。

老杜老婆猜到亲家是来放电影的，她坐在地梭边，将鞋脱了倒灌进鞋中的土，大声说：你要演电影就放到场里演去，愿演几场就演几场，反正如今演电影，队里又不用掏钱。

丙发子只当没听见这话，只和老杜悄声说着话，忙着收拾管子。

丙发子早年是县电影放映公司的，每年到各村轮流放电影，先前不收钱，后来村里分开后，就年终向每个村里收点钱。后来公路发达了电视也多了，村村就都不愿意掏钱看电影了，县里的电影公司就倒闭了。丙发子也因此回到家里务了多年农。现在他又放起了电影。老杜听丙发子说，现在这演电影不叫演电影，叫什么数字工程，意思就是说到了21世纪每个村每个月都要演一场电影的。以往每次丙发子来了，都是把机子停到场里，晚上演上一场，虽然没几个人看，但大家也不用掏钱。他来了，三轮上拉着个箱子，到了晚上，将银幕挂好，放映机放在箱子上，开始放。放完了，就在女子家里住上一晚上，然后就走了。也从没由于放电影的事找到支书老杜，但这次却撵到地头来找老杜，老杜就寻思着丙发子肯定是有甚事哩。

如今的电影没人看了，早多年打烂人头似的挤着看电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离城近些的村子，都安上闭路了，可以收60多个电视频道。像杜岗村这样离城远的，没有实施什么网络工程，所以各家各户就都安了一个锅，也可以看上30几个台。真是想看啥就看啥，爱看啥就看啥，有时连外国台都能看到哩。这样的情况谁还稀罕看电影啊？于是每次放电影都没人看，有时先头会有几个人来，骂笑上一阵，说上一阵闲话，然后就各回各家打麻将、挖坑去了，场院里就只剩三四个老婆老汉之类的。每回丙发子来放电影，杜支书还和老婆去转上一圈，撑撑面子，和亲家拉上几句闲话。后来次数多了，也觉得麻烦，就不去了。有一次杜支书打麻将回来，发现整个场里电影在滋滋啦啦响着，只有两个人在这里，一个是丙发子，一个是村里一个叫天娃的小伙子，两人就着一碟花生米，正热火朝天地下棋哩。丙发子下得一手好棋，村里有几个年轻人不服气，所以每次他来放电影，得了这机会村里爱下棋的小伙子就赶来杀几盘。

但这电影却是必须放的，即使没人看也得放。丙发子说，这数码机子有个毛病，不光放不放人家上头知道哩，就连在什么地方放，人家卫星上

也能监测得到。照他的话说，不管每个村有人看不，我反正总得挨天挨村把电影给放了，这样，我年终才会有补贴哩。

丙发子的女儿今天不在，跟集去了。老杜见丙发子来了，就思想着他女子不在，是不是放电影没住处，是来寻钥匙的。就掏出钥匙来，对丙发子说，你拿上先回，先在家歇着，我还得一会儿，那一头的苹果树还没打药哩，上午得把活干完。

听到亲家这么说，丙发子就停了手，却不接钥匙，只是用手抚抚头发，为难地说：亲家，这一回放电影可要你帮忙哩。

噢，不就是放一场电影么，又不是没放过。老杜说。

丙发子习惯性地用手把中分头往开一分，用几分夸张的语气说：好我的亲家哩，你不知道，这回演电影和以往不同哩。今个省上领导来了，说要检查这个2131工程，广电局就把咱们村选了个点，一会晚上领导都要来看哩，来检查哩。

看就看呗，多大事，村里这几年搁的点多了，还怕他们看？老杜婆姨在一旁插嘴说。

不是这么个事，亲家。丙发子着急地说，我也不瞒你，往回这演电影不是没人看么，其实看不看在于他们，我只要放了，拿补助心就是实的。可这回是省上领导下来调研哩，要是再演电影没人看恐怕就不好交代吧。这县里广电局领导也千安妥万上咐的，要人多哩，这样省上领导看了才有心劲，才知道这个工程的威力大，给我们发的补贴也才会多。

没人看，谁看哩。老杜老婆噎了一句。

老杜没吭声，丙发子白了老杜婆姨一眼，给老杜发了一根烟，老杜接了，别到了耳朵上。

亲家啊，这回可得你想办法哩。丙发子可可怜怜地说。

不怕哩，有我哩。老杜说着把钥匙给了丙发子，你先回屋里歇着，等吃了饭咱们再说。

亲家，你可千万要想办法，可别把这事给耽搁了。黑了天没人，领导要收拾的，领导一收拾，我这吃饭的家伙就不保了。丙发子接了钥匙说。

噢噢。老杜一边应承着，一边就喊老婆起来，两人又开始加水打药。

丙发子话头多，千言万语又叮咛了不少，然后才离开地里，一会儿他在地的那一头发动了三轮，掉了个头，突突突地开上就走了。

见丙发子走了，老杜这时却扔了手中的管子，歇了下来。

老杜老婆手中提着管子，思忖着说：又是放电影哩。

老杜不吭声。

放就放呗，反正也没人看。大家不愿意看，咱也没办法。是不是？老婆一边说，一边看着老杜的眼色。

你说这公家明知道家家都有电视哩，电影没人看，咋跟个憨憨似的放

啥哩么？还三天两头来检查，真是的。老杜十分生气。

老婆看老杜有了气，不知道是对自己的，还是对丙发子的，就不吭声，过了半天，才趁摸着说：那是咱亲家哩么，该帮的还是要帮的。

我看，咱们帮他，也要他多帮帮他女子才对哩。老杜气呼呼地说。

就是。老杜婆姨接过话说。

下午丙发子就在老杜家吃的饭。两人一块喝了几盅。喝着喝着，两人就拉扯到了儿女的事。丙发子的女儿嫁给老杜的儿子杜小松当媳妇，可老杜的儿子在深圳打工，每年四季只有过年了才回来转一圈，这样一年又一年，丙发子的女子满珍就耐不住寂寞了，就和村中的一个叫红红的男人好上了。今年过了年，老杜的儿子要打工走，老杜和婆姨就动了心思，就劝儿子把媳妇领走算了。可儿子不领，满珍也不跟着去，两人不知拗什么劲，而当大当妈的，话又不能明说，只能啰里啰嗦地说半天，也不起什么作用。现在两亲家遇到一块，两人心里头也都知道了这个窝心事，自是尴尬了许多。一头是儿子，一头是女儿，两人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说也说不清。其实，两亲家的心里各有一本账，只是没法当面说出来。丙发子这阵是求到亲家名下了，所以，也就对亲家及亲家母的旁敲侧击装聋卖傻，借着酒打哈哈。老杜跟婆姨要丙发子劝劝女儿，丙发子就满口应承下来，答应说，只要老杜把今晚这个茬应付下来，他一定好好劝女儿过光景。

两人喝得几杯酒，说得一阵闲话，天就擦黑了，丙发子一心想着演电影的事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但老杜喝得几杯酒，却索性倚在炕上睡着了。丙发子不知老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也不好意思催。省上领导要来，县广电局挑人就挑下他，那还不是看重他么？今个无论如何也要争这口气的，而自己将点选在亲家的村里，还不是因为亲家老杜是村里支书么。在村里，他大小是个官，说一句顶一句的。

老杜斜枕在被子上，不一会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，涎水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丙发子看着天就要黑，就坐不住了，但又没法子催，就一边起身往炕下溜，一边对亲家母说：我先准备去，这晚上省上还要来检查哩，可不敢把正事误了。

亲家母听到这话，就用手将老杜戳了一把，说：哎，你该是答应人家事哩么，别今晚上把亲家的人丢了。

老杜停止了酣声，醒了过来。他伸长胳膊打了个呵欠，又揉鼻子又揉眼地说：几点了？老婆说：快六点了。丙发子一边穿鞋一边说：广电局领导打来电话说，领导要八点到九点中间来的。

老杜起了身，从炕上下来，拧开了摆放在桌子上的扩音器，咳嗽了两声，接着在广播上呐喊让屠夫赶快到自己家里来一下。丙发子不知是咋回事，心里还惦记着恐怕晚上的人太少，就拖拖拉拉地没话找话地说，一边

等着看结果。

一会儿屠夫就屁颠屁颠地来了。这屠夫本名叫铜峰，是杀猪宰羊的，因为铜峰与屠夫谐音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屠夫，叫习惯了，他也乐得答应。

屠夫说：支书，你喊我？

老杜就安妥屠夫说：你给咱杀只羊，今黑了在场里支口锅来，架旺火，呐喊着让家家户户来喝羊汤。

听到这话，屠夫就不解了：支书，这是咋回事？今个有啥喜事啊？

老杜说：你就不要管了，把你娃喊上，要快一点。

屠夫问道：还杀我的羊啊？羊现在价格贵了。

老杜：让你杀，你就杀，难道村里还欠下你的了？

屠夫听到这话就不好意思地摸着光溜溜的头说：那倒没有，只是羊价钱高了，我得给你事先说一声。再说钱还得早点给哩，我娃还等着后半年结婚哩。

杜支书说：不杀羊你就不过光景了？

屠夫说：年末我打算卖羊哩，一个娃把一份光景都倒腾穷了。

杜支书说：你快去吧，记得到时拿上个电灯泡，就接到学校的篮球架上，要3000瓦的，亮堂堂的。羊一杀就在崖背上呐喊，让大家去喝羊汤。

屠夫乐哈哈地走了。

丙发子心里一直没底，嘀咕着不知道这面和心不和的亲家到底帮不帮自己，直到屠夫走了他才明白了这一切。仔细想来，人家老杜的水平就是高。让村里人晚上来场里喝羊汤，亏他能想得出来。看来今晚上的人一定会不少。丙发子一边想着，一边就先到场里接电线去了。

七点半左右，各家的崖背上就传来了屠夫的呐喊声：各家各户，杜支书请大家喝羊汤了，早到的捞稠的，晚了就喝稀的，迟了就只有啃骨头的份。大家要快点哦。记得要自带碗筷——

一会儿村子就有了动静，三三两两的人就都从各家门口走了出来，以婆姨女子老婆老汉居多，有单人的，有提着凳子的，还有怀里抱着娃娃的。大人们一般都将碗揣在怀里，孩子们则拿在手里，叮叮地敲着。一会儿，学校的操场上就聚了许多人。

这时再看操场，却如同唱戏般灯火通明。那一头银幕一字拉开，电影片子放在箱子上，镜头已经打开。银幕上正在放一部孙悟空大战白骨精的片子，音乐热闹，场面红火。在离电影箱子背后三四十米的这一头，学校篮球场边的两根柱子上，一条已被屠夫剥干净的羊倒挂在篮球架上，一个硕大的灯泡，将可怜的羊倒照得有些庞大、骇人。篮球架周围围了许多人。屠夫手提着个刀，勒着个围裙，忙前忙后，一边嘴也不闲着，不忘和

村里人骂笑。铜峰的儿子长得和他大一样，眼睛小小的，额头光光的，此刻正往灶火里不断地加柴。再看那锅却是从地下挖的，是农村俗称的地锅。挖一个锅形状的大坑，另两边挖两个小坑，三个坑彼此相连，中间用来放锅，左边用来添柴火，右边用来使烟筒。灶火里噼哩啪啦的火光映红了大家伙儿乐呵呵的脸。而铜峰的老婆此刻则围着围裙，忙前忙后翻羊肠子，弄羊下水。

人们围着，个个脸上乐开了花。

白吃谁不吃啊？

多少天没吃羊肉了啊，闻见真香。有人说。

还没下锅里，你就能闻见香？有人说。

生肉看见都香。有人说。

这时，杜支书披着个大衣乐呵呵地来了。

大家伙儿问：支书，今个有什么喜事啊，怎么电影也放开了，羊肉也吃开了。是不是儿媳妇要生儿子啦？

支书没听清这话是阴还是阳，只嘴里胡乱答应着：吃么吃么，一顿羊汤村里还是能管得起的。

丙发子听了这话心里就觉得怪难受的。

支书离开众人凑过来到放电影的箱子前，低声问丙发子：检查的人快来了没？

刚打了电话，说正在喝酒哩，吃完饭马上就来。丙发子说。

支书说：我可给你说，这些人羊汤一喝一会儿就散了。农村讲究富正月，饿六月，现在是饿月哩，大家肚子里都没油水，见一点肉，就像狼见了羊，一会儿就吃完了。我估摸着一会说开吃，连二十分钟都要不了呢。你再给打电话，催他们快一点。

丙发子听了，独自从坐着的箱子上下来，起身走到一个没人处打手机。打了一通电话后，他就又回来跟亲家悄悄说：广电局的人说喝酒马上完，还得一会儿。

两人正这边说着话，一边再看那篮球架下，羊肉、骨头、羊下水、调料都已下到锅里了。灶里的火正旺，肉在锅里翻滚，肉香开始向四处蔓延。先前有一些看电影的人，这阵闻见了肉香，已顾不了这些了，开始骚动着，争先恐后地就都拥挤到篮球架下了。

灯泡下，映着一个个充满喜悦的脸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两眼放光。

说话间，二十多分钟又过去了，这时，有人就开始喊吃了，还有人已跃跃欲试地准备主动伸手从锅里捞。

铜峰的儿子看见有点乱，就呐喊着让大家排队：别挤，别挤，都排队去，人人都有份。

人群乱喊叫着，从拥挤的一疙瘩开始推搡着排成一长串队。

这驴球人，咋还不来呢？支书不耐烦地说。

丙发子此刻也急得团团转，又给广电局的文书打电话，电话中还是刚才的话，说宴席马上就完，马上就完，让他先等着。

他就又回来给老杜说：电话说，宴席一完，马上就来。

支书说：亲家，如今这人不好招啊。现在人心散得跟啥似的，人们什么都不相信，开会都没人，别说放电影了。你能不能再给说说让快一点儿，你看看这么多的人都在等着吃肉哩。

丙发子尴尬地说：刚打了电话，等一会儿我再打。

这时有一个婆姨就呐喊了起来：杜支书呀，你的肉到底让吃不让吃啊？

杜支书听到这话，就说：吃什么呀，你的肉还等着卖哩。

人群就哄地笑了起来。

那个婆姨说：你个卖肉鬼。

杜支书坐在放电影的箱子上大声地说：我倒是想卖来着，卖给你要不要？

众人又哄地笑了，那婆姨讨了个没趣，就一扭身，钻到人群当中去了。

丙发子不好意思再打电话，就躲避着从外边溜达了一圈回来，脸红扑扑的，着急得跟猴子似的，给杜支书说：亲家，要不你先讲上几句话吧，把时间往后拖拖吧。

杜支书点了点头，他想了半天，只见他从电影箱子旁边站起身，一边要丙发子把电影关了，一边呐喊着把那些围在锅周围的男女都招集过来，给大家讲话。

支书要讲的话，其实都是些大家知道的事：其一，前些年有些人入了供销社的股，这多年了，供销社改制了，大家都以为没这回事了，可现在却要分红哩，一股能分三块钱。杜支书要大家将当初入股的本本拿上，到村里会计处去结算，然后由会计统一到乡里去结算。二一个是苹果地现在正是除草时间，可有些人地里的草还疯长着，乱蓬蓬的。尤其是在大路边苹果地里的草，一定要先除掉，乡上要来检查，这将影响村子整体形象。三一个是村子里的卫生，各家各户要把门前主动打扫干净，不能让小孩到处乱拉屎尿。再一个就是舍饲养羊的户，一定要把羊圈好，不能让羊把屎尿拉到村里的主要巷道里。因为这条主要巷道也是村里的眉眼，就像北京城里的天安门前的大道似的，大家都要爱护。

正说到这里，身旁的丙发子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丙发子一看电话，顿时一激动，蹭地一下子从电影放映箱子上跳了下来，一边偏过头，用手捂着手机咿咿呀呀地接电话。这时杜支书住了声，大家就都静了声，瞪起眼看丙发子。到丙发子电话一接完，大家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原来广